出 版 说 明

我社自一九八〇年起，曾经编选和出版过《□□□园——□□□原年散文选》、《□□□缘——□□□苑年散文选》、《□□□意——□□□园年散文选》和《□□□景——□□□境年散文选》，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一九九四年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进入二十一世纪，散文创作仍然欣欣向荣、气象万千，成为文学园地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了及时总结年度散文创作的实绩，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散文作品，进而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我社决定恢复年度散文的编选和出版工作。

恢复出版的散文年选总冠名为《□□□世纪年度散文选》，每年编选一册。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散文作品，入选篇目以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此项工作得到了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并且提出了很好的编选意见，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严格进行编选。在此，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个选本，不仅能了解本年度散文创作的总体概貌，而且能集中欣赏和阅读这一年里出现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品。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真诚地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年□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目摇 录

摇摇摇摇摇摇借条…… 刘心武 员
圆圆圆年 猿月 圆日。沧浪亭 …… 车前子 远
《秦腔》记 …… 贾平凹 员圆
仁慈的万物 …… 华摇姿 圆员
它们——万松浦的动物们 …… 张摇炜 猿圆
尘路 …… 王晓莉 源圆
一只羊离开羊世 …… 文摇刚 源愿
消失的村庄 …… 江摇子 远猿
血脉里的风景 …… 蔡习超 远愿
去思碑 …… 吴克敬 愿猿
本能 …… 马摇莉 怨圆
那天晚上 …… 蒋子丹 怨远
感动过的生命 …… 王摇正 员源
一头来自异乡的驴子 …… 耿摇立 员苑
说谗言 …… 鲍鹏山 员猿
心底里的音乐 …… 王克楠 员圆
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 …… 骆玉明 员猿
人之老 …… 陈摇村 员愿

员

牵手间,被儿子感动 …… 驿外寒梅 员
重读胡乔木 …… 从维熙 员
长寿之惑(外一篇) …… 吴冠中 员
生命的补丁 …… 黑摇白 员
苔藓的味道 …… 苏沧桑 员
佛即内心的自美 …… 韩小蕙 员
快语解颐 …… 韩摇羽 员
练潭寻月 …… 陈所巨 员
一根烟和一棵树 …… 季栋梁 员
生命如瓷 …… 阮摇梅 员
世间最美丽的眼睛 …… 金翠华 员
新疆时间 …… 刘亮程 员
两封催款信 …… 雨摇茂 圆
他这一辈子 …… 王充闾 圆
大器“老”成 …… 吴兴人 圆
种子 …… 詹克明 圆
似真似幻东洋花 …… 李兆忠 圆
我的咳嗽与你无关 …… 孙摇蕙 圆
静静的麦草垛 …… 刘川北 圆
最后一位文人作家汪曾祺 …… 张守仁 圆
在线爱情 …… 瓦瑶河 圆
土地 …… 韩少功 圆
望柳庄 …… 王宗仁 圆
不要走太远 …… 徐摇珊 圆
黄金屋,颜如玉 …… 石买生 圆
海鸥 …… 庞摇培 圆
家乡两篇 …… 林斤澜 猿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 史铁生 猿

腊月夜茶 …… 方英文 猿园
不彻底的蛰伏者 …… 胡丹娃 猿猿
来自日本的中国心 …… 陈韶旭 猿苑
江南小菜 …… 徐摇风 猿员
别矣,文井兄！ …… 许觉民 猿缘
母亲的工作 …… 钱金利 猿愿
乡愁里的春天 …… 阎纯德 猿圆
扇嘴巴子的故事 …… 李钢林 猿猿
洗澡的故事 …… 海摇男 猿愿
今生无悔 …… 朱金平 猿愿
四十年前的爱情 …… 裘山山 猿员
肚子里的小人 …… 熊召政 猿苑
雄鹰飞过 …… 张承志 猿远
穿旗袍的女人 …… 王本道 源圆
读树 …… 李国文 源苑
“曲线属于上帝” …… 杨牧之 源猿
我不看,我知道 …… 苏柳儿 源怨
一个陌生女孩的来信 …… 梁晓声 源圆
知味者 …… 逯耀东 源员
伤逝 …… 黄摇裳 源苑
何处是兄弟 …… 崔东汇 源猿
大气磅礴的舞魂 …… 卞毓方 源圆
狼 …… 王摇族 源愿
回到草中间 …… 许俊文 源缘
忆适夷先生 …… 陈子善 源园
长江下游的鱼 …… 洪摇烛 源缘
乡村生命感悟 …… 余继聪 源圆
思念依然无尽 …… 满摇妹 源怨

人情似故乡 …… 柳摇青 绿荫
难忘的左手 …… 杜爱民 绿荫
净土上的狼毒花 …… 李存葆 绿荫

源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借摇摇条

刘心武

摇摇那一年那一天，陆大姐走后，我越来越不自在。

陆大姐是来跟我借钱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跟陆大姐住在同一个胡同杂院里。胡同杂院的生存空间虽有诸多不变，但那份邻里亲情确实是弥足珍贵的。记得有一回我起晚了，匆匆跑出去上班，那天在工厂当检验员的陆大姐轮休，她发现我那屋门上的挂锁没咬合好，就一直关注着我的屋门，特别是有外客和送煤工来的时候，她就坐在她家屋门外小马扎上织毛衣，起到看守我那屋门的作用。那天我下班回来已经天擦黑，她迎着我，指出我的疏漏，我感谢她，又不禁这样说："咳，我这么个邋遢人，能有什么宝贝值当人家偷！说实在的，我要真在乎，起码得买把'将军不下马'的锁，哪能拿这么把破锁瞎凑

合哩！”说着摸钥匙，几个兜里都没有，后来还是进屋在窗台上找着了，再出门讲给陆大姐听，她跟爱人已经在小厨房里忙着做饭，看我摇晃那钥匙，便笑个不停。那晚，陆大姐还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猪肉茴香馅饺子给我……

后来我时来运转，调到个好单位，分到了新居民区楼房里的单元房，那时候还没有搬家公司，全靠同事亲朋帮忙，我有了媳妇儿子，家具也置备了不少，搬家时很热闹也颇费事，那天陆大姐爱人——我叫他陈大哥，全院的同辈都分别按他们各自的姓氏称呼他们——也帮着搬家，当他和另外几位男子把大立柜摆放在我那五楼单元的卧室里后，喘着气笑着跟我说：“你小子就跟这儿安居乐业吧！”我听出他那意思，是觉得若再搬动那大立柜实在是太难为人了，而且，他那时也觉得我已经一步登天，住上了有煤气、暖气和抽水马桶的楼房，他们家可是还不知道哪年哪月才有这个福气哩！

我真的有福气，那以后我又搬了两次家，房子一次比一次大，设施也越来越好。但陆大姐他们家却久久地仍住在那个胡同杂院里。我也曾因为办事或饭局需到那附近，完事后顺便回去探访过，老辈的所剩无几，同辈的见了对叹发白或谢顶，新一辈的个个面生。记得最后一次去，陆大姐告诉我陈大哥因癌过世了，我们相对唏嘘好一阵，临别时我给她留下最新的地址电话，欢迎她去做客，并且表示如果她有什么困难，我一定尽可能地帮助她。

那天陆大姐突然来找我。爱人孩子都不在家，就我一个人接待的她。她把我当成很亲近的人，很爽朗地埋怨说：“如今你这门也太严实啦！”是的，现在进大门先得被保安盘问，到了楼下还得先在控制盘上按我家的单元号，我从对讲机里问明来人，按下开门键，楼门才开，来客坐电梯上到我那层，来到我那防盗门外，还得按门铃，我照例要先从猫眼“验明正身”，这才以三道

程序打开门把客人迎进来。

陆大姐坐到沙发上，开门见山地跟我借钱。她说不是遭了难来化缘，倒是喜事临门还盼能助她一臂之力。原来我们同住过的那片胡同杂院马上要拆除，她家已经领到了拆迁款，用那笔款子到四环外楼盘买一所三居室的单元将将够，但那就必须跟儿子儿媳妇孙子同住，她说倒也不是晚辈对她不好，是她觉得最好还是能自己一个独单元，更舒服地安度晚年，不过要是买一个二居一个独居，钱就不够了，算来算去，她还缺两万块钱，已经从她并不那么富裕的弟弟家借到了一万，现在希望我能再借她一万。她说她觉得自己一定能尽快还给我，因为她已经在家具城当了推销员，刚去了一个月业绩就很不错哩。

我就从里屋给她拿出了一万元现金，跟她说我爱人也一定会同意，她也就爽快地收下了。

我为什么在陆大姐走后不自在？那是因为，她走前我拿张纸写了两行字，形成一张借条，还让她签了名。爱人回来知道这事后问我："你为什么搞这么个借条呢？那么多年的老街坊了！"我当时的解释是："如果是雪中送炭的事，我会送给她一万。但当时总觉得她毕竟是想锦上添花。再说，这样有个借条，也体现出对她的尊重嘛！"爱人又问："你让她签字的时候，她什么表情？"我说："挺高兴的，一再说'我一定还你！"

但那张借条却仿佛一个赘物吊在我心尖上，让我常常觉得自己实在是做错了什么。也曾想把那张借条撕掉，拿到手里又犹豫起来，后来就夹到一本厚书里，权当是书签。

大约半年后，忽然有天接到陆大姐儿子电话，悲痛地告诉我他妈妈去世了。也是癌，查出来后一个半月就不行了。还没等我说出哀悼的话，他就主动宣布："妈妈借您的一万元，我们一定会替她归还给您。"我知道他和他爱人的收入加起来尽管维持温饱有余，但供孩子上那高收费的学校却十分吃力，就真诚地

说："说实在的，对我来说，多这一万元也富不到哪儿去，少这一万元也穷不了，你们二老都仙去了，好好培养下一代是对他们在天之灵最大的安慰，那一万块钱算是我送给你们的教育投资吧！"他却说："钱是一定要还的，只是您得再等一等。您要把妈妈签下的借条留好啊！"他那最后一句话，仿佛用力拨动了坠在我心尖上的那个赘物，让我一颗心好痛苦。

好几年过去，我渐渐淡忘了那借条的事。也曾因事路过陆大姐儿子他们住的那片楼区，电话地址都一直记得，估计他们也该还住在那里，有过去看望他们一下的念头，却没有付诸行动，总觉得会让人家以为我是讨债去了。

日夜奔流不息的生活，让我有了新的社会关系，其中有的逐渐热络起来，比如一个帮我攒电脑的小伙子，是一位朋友介绍给我的，我叫他阿康，成为了我的电脑维护员，我的电脑一旦出了问题，总打电话把他找来，渐渐的，不为维修电脑我也会叫他来，他自己有时也会打电话来说想陪我喝下午茶，我也就渐渐烦他帮我做些别的事，比如整理书柜。有天阿康在帮我整理图书的时候，从一本厚书里抖擞出了那张陆大姐签了名的借条，他看了就提醒我，那样的东西不能乱放，应该收藏在固定的地方。我接过，脸颊有些发热，阿康走后，我把那借条撕了。

忽然有一天，一个声音陌生的人给我来电话，叫我爷爷，我正发愣，他解释自己的身份，原来是陆大姐的孙子，已大学毕业两年，他问我哪天有工夫接待他？我说自己已经退休，哪天都行。他就说星期日上午来。到时候他果然来了。我满心满意想跟他怀一番旧，想到他爷爷奶奶，我鼻子先酸了，跟他讲到那一回我把锁挂到锁鼻上却没按拢锁舌的事，他有礼貌地聆听着，直到我啰啰嗦嗦地讲完，他才微笑着说，他是替奶奶还那一万元来的，他把钱放到茶几上，更礼貌地问我，是不是方便把奶奶签过名的那张借条给他。我慌了，仿佛销毁了记录着自己罪愆的证

源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据。最后我写了张有自己签名的收条给他，他也不多留，连道几声谢，告辞了。那天爱人从外面回来，看到我觉得奇怪，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不祥之事，我把情况讲了，她安慰我说："一切都很正常呀！"

那天，阿康又来喝下午茶，闲聊一通后，他说自己不想再给别人打工，想开一爿电脑维修部，这几年也攒了点钱，只是还不大够，问我能不能借他一万元？我马上说，可以可以。他说那他就写张借条，我说不必不必。阿康狐疑地望着我。我去把钱拿来，放在他面前。他把钱推开，很不高兴地说："你以为我会赖账？"我说："你赚到钱就还给我，赔了，就不还也罢。"他竟是真正生气的模样："我可是看见过你给别人开的借条的！你能那样尊重别人，怎么就不能对我一视同仁？"面对他那瞪圆的眼珠，我十足地吃惊。

阿康没借我的钱，而且，也从此疏远了我。我的心尖上这回有种另样的感觉，也许，得借助那个句子才能表达出其微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一切都很正常吗？在我平淡的生活里，究竟是什么在扰乱着我的情绪？

选自《中华散文》[illegible]年第[illegible]期

圆圆园年 猿月 圆苑日。沧浪亭

车前子

摇摇圆圆园年 猿月 圆苑日，星期六，下午，阴。

沧浪亭。

“園”与“园”这两个字上，不管它们发生了多大变化，但“口”没变掉。也就是说园林之所以为园林，正因为在围墙的里边。只是这一个围墙，不一定是砖砌的，也可能是水做的。

英国的传统造园法里，有“哈哈”绝技。“哈哈”是一条暗沟，也就是英国园林的围墙。

沧浪亭的围墙就是水做的。

沧浪亭的围墙又以水为漏窗，沿着河畔慢慢行来，移步换景，隔窗花远 这花是黄石，这花是复廊，这花是宋朝的烟云。尽管现在的沧浪亭是重修的，但还是保持住了些些宋朝的意味。这种以水为围墙为漏窗的别开生面，不要说在苏州独此一家，就是在中

国也是别无分号的。宋朝文人的心态是从容不迫的，他可以光着膀子在柳荫下睡个午觉，并不怕人看见。词在宋朝的发达，就与这一份从容有关。词作为文学体裁可谓由来已久，但只在宋朝发达，因为宋朝文人不怕被人看见，看见他的柔软、敏感、细腻，甚至是纤弱。魏晋的文人也不怕被人看见，他不但光着膀子，还光着屁股在柳荫下睡午觉，因为人看他不见。谈玄佯狂是魏晋文人的一道又一道围墙，他们在“口”的“口”的“口”的里边庭院深深。魏晋文人是中国文化中最有人性深度的文人，宋朝的文人不深，但真从容。

只有从容不迫的时刻，才会出现以水为围墙为漏窗的园林。

但我们也不要上宋朝人的当。苏东坡说“天真烂漫是我师”，只是这师心一起，就不一定还能够天真烂漫。沧浪亭水做围墙，这是天真烂漫的。但这天真烂漫是有师心的，师心就在沿河而置的黄石假山上。相对于河流而言，河流是界线，黄石假山是围墙。相对于复廊而言，黄石假山是篱笆，复廊是围墙。别看从沧浪亭外看沧浪亭，沧浪亭是透明的，不说裸体，至多也只穿一件内衣，但胸有城府得很。像宋朝文人。沧浪亭有了一道界线不算，还有一道篱笆，有了一道篱笆不算，还有一道围墙。只是这界线、篱笆和围墙都很入画，让人不觉是界线、篱笆和围墙而已。

如果说魏晋文人是中国文化中最有人性深度的文人，那么宋朝文人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有师心的一代，既然要师从什么，那就要有个范围。所以说园林之所以为园林，正因为在围墙的里边。它有一定的隐秘性。围墙是园林的衣裳。

隔着水朝沧浪亭望去，像一盆水石盆景 枯竹褐的砂积石摆放在腰圆形的宜兴产的白釉水盆里，上面点缀些博山出的陶瓷屋宇。我是学习过水石盆景的制作的，要造出个江山如画的效

果并不困难，如果是风景旧曾谙，就不容易。前者是磅礴英雄，后者是委婉美人。如果有机会，我肯定是爱美人的。沧浪亭就是风景旧曾谙，自有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妙处。看饱美人，美人当然能看饱，所谓秀色可餐，我就走过石桥，往沧浪亭里面去。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有篇妙文，说一只蚂蚁爬上钟乳石，原来是他看见的女人乳房。纯粹的日本小说都有些情色的风趣。日本的一些庭院都有沧浪亭的风趣，因为沧浪亭有宋朝禅茶的味道。

进了大门，就朝左手边走。我这个人很笨，没有方向感，东南西北搞不清，但认左识右，左右逢源。左手边一转，走过面水轩的窗户，就到了复廊。复廊近水的一面，它的形体，一个字："糯"。像隶书《曹全碑》上的一横，也像昆曲《牡丹亭》中的一句。黄石假山的不加修饰，更使得复廊的廊顶婀娜多姿。复廊的墨是滋润的，黄石假山的笔是干枯的，润似春雨，枯如秋风，春秋笔法，传统绘画里的笔墨之美全在这里。我在复廊里流连，在春秋之间抓取一截，就回过身来。我退了回来，从复廊的旁门左道来到面水轩的门口。

面水轩原名观鱼处，同治十二年重修后改成现在的名字，取的是杜甫诗意："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我从面水轩的门口朝里望，懒得进去，因为已经看到了好图画。意思到了。面水轩窗外的几棵树尽管算不上是老树，因上不见本，下不见末，只现身中段，就顿有莽苍之气。荡青漾绿，好一幅青绿长卷。刚才在面水轩的窗户下面，走在廊上，我也看到这几棵树，却并不见得好看。距离太近了。面水轩里青绿幽幽，如果能在里面读书，读的是闲书，真是天大的福气。我觉得把观鱼处改为面水轩，意思贴切，因为观鱼非从窗户里伸出脖子不可，累了点。当然观的是"子非鱼"又另当别论。但是真要观"子非鱼"，又何必跑到水边，让人有画蛇添足之嫌。

面水轩还有一个名字，叫陆舟水屋，这名字取得智力低下。

中国古人中智力低下的人并不比现在少。陆舟水屋就是旱船。帆船是好的，乌篷船是好的，旱船不好。反正我不喜欢。就像飞机是好的，脱粒机是好的，投机不好。

“园林大抵以仄砖及碎石铺地”，童寯先生说。面水轩门外的铺地值得细看。我坐在石阶上细看。菱形相错（术语大概叫“间方”，我辈写作，完全以感觉自娱，管它什么术语），仿佛大地的桌布。时间看长了，能把它轻轻地抽走。一块仄砖铺成的菱形紧挨一块碎石铺成的菱形，一块又一块，一年又一年。砖像雨往地上落，石似云向天上奔，上上下下，菱形晃动。砖是仄的，仄得规整；石是碎的，碎得随意。一个是学者，一个是诗人，学者与诗人能坐在一起不打架，同时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这是造园家的手段。砖石之上都有苔痕，而砖上的苔痕比石上的苔痕更浓更重。

砖是螺青，石是麻雀褐。没看到麻雀，但听到鸟鸣。今天沧浪亭的游客不多，安静是福。这园子就像自己家的。有一年夏天我在留园，差点被吵死。留园像个超市。超市也没有这么吵，像观前街。

屋檐下的一长溜铺地，颜色要来得深，深而且黑。黑色在江南有时候表现出的是滋润，是水，在中国哲学里，黑象征水，我坐在面水轩的石阶上，觉得其中的深奥。屋檐下深而且黑的铺地，大概是承受檐溜水多的缘故。童年会滑倒上面。

我就又去看复廊。

不从复廊的漏窗里看风景，复廊也是好看的。它靠近水的一面：马路，众生，汽车，人间。它在庭院里的一面：小径，神仙，飞鸟，梦境。复廊在视觉上的变化也是让我惊奇。靠近水的一面流畅，有此情绵绵的感觉。而它在庭院里的一面，一眼望去，似乎多为折角。复廊的“复”不是简单的重复，它是山重水复的

“复”,“复”得不繁琐,也不做作。这是怡园里的复廊所不能比拟的。怡园里的复廊是模仿之作,模仿沧浪亭。园林不能模仿,园林是艺术。怡园是清代的作品,清代有集大成的勇气,实在也是创造力衰退的流露。有时候,集大成就是模仿的另一种说法。集大成真正说得上大成的,杜甫是一个。

多为折角的在庭院一面的复廊,一步步走去,它又柔了。

沧浪亭复廊上的漏窗,窗窗不同,刻意不能说不刻意,但没有习气。它疏可走马,却不脱脱空空,称得上大手笔。从漏窗里看风景,漏窗与风景,风景与漏窗,互为细节。漏窗的花纹宜疏不宜密,密了气紧,也就不舒展。当然也不能漏得像漏斗,一览无余。漏是让被阻隔的风景能够漏进来,是渗透,是打破水缸洇过来,不是发大水。

漏窗把另一面的望砖、椽子、梁柱都收入其中,像自己给自己照镜子,照到的是这一面的望砖、椽子、梁柱,同时又把园里园外的树色天光揽进怀抱。怀抱着花朵的闺中少妇是日子中的漏窗,让我看到喜悦或者哀愁。

沧浪亭里的闻妙香室,原先是赏梅的地方,也是以前主人读书的地方。在梅花树边读书,哪有在梅花树边饮酒快乐?即使是古人,也有不够周全之处。现在不见梅花,却也有暗香浮动,倒不是先入为主,想来是闻妙香室的建筑线条干净利落的道理。这也与门的格心有关,门的格心多为直线,线条一直就干净,而绦环板上也不施雕饰,素面朝天。出了闻妙香室,往空处走,在园子的角落里看见名“黄杆乌哺鸡”的竹子,竹子的杆是黄的,粗眺凋敝,玩味一下顿金碧辉煌。都说八大山人的绘画清寒,近来我重新玩味,却看出他的繁华梦,甚至是富贵气。不觉来到明道堂,说明牌上说“明道堂坐北朝南,开敞四合,宏伟庄严,为园中主厅”,又不是天安门,要“宏伟庄严”干什么?我不是太喜

欢。但明道堂前的铺地却是极好的，块块大小等同的长方形麻石，一派澄明，好像可以用它看旧时月色。明道堂四周的廊屋，与瑶华境界相通，我坐在瑶华境界门前的石阶上，过去这里是个戏台，在民国时期颓废了。

一侧的廊屋里传来脚步声。高跟鞋。我先看到了高跟鞋，再望见抱胸而过的女人。高跟鞋怎么能这么响？廊屋里铺的是清水方砖（术语大概叫“磨砖”）。

廊屋围出的院子里有四棵树，两棵柏树，两棵玉兰树。柏树在这里显得粗气。一棵玉兰树已经生出新叶，东一点，西一撮，随意着绿。而另一棵玉兰树尚存残花，像我前几天在其他文章中写的那样：“它们在枝头上就好像一堆打破的瓷器，稀鳞啐啷，碎片上留着乌龙茶的茶渍。”

我忽然生出喜欢，在铺地上发现了一瓣眉心紫盈盈的玉兰花瓣，紫得喜气。

后院有见山楼和石屋，没去。我去了翠玲珑。翠玲珑是观竹的地方，竹子摇翠，摇啊摇，有风要摇，无风也要摇，因为这翠色太重，大家扛不住。喝茶的好所在，觉得喝茶太清，就不喝茶。想说喝酒的，但我已经几次说到了喝酒，这一次坚决忍住不说。翠玲珑里的桌椅刻成了竹子形象，做工不错，只是放在这里小气。面面俱到，赛过不到。要留一点白，让人看云看水。

五百名贤祠像一张拓片，反正古人在拓片上长得都差不多，我看了一个，其余的就不看。据说其中有李太白。李太白在这样的拓片上，也只能黑了。谁叫他太白？白之有余，损之以黑，这就是学问。胡思乱想刹那，就到了清香馆。清香馆里有一套榕树根做成的家具，像没写好的文言文，读来读去都不顺。

选自《散文》[illegible]年第[illegible]期

《秦 腔》 记

贾平凹

摇摇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现在商洛专区改制为商洛市，商县为商州区）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十九岁。丹江从秦岭发源，在高山峻岭中突围去的汉江，沿途冲积形成了六七个盆地，棣花街属于较小的盆地，却最具备盆地的特点：四山环抱，水田纵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村镇前是笔架山，村镇中有木板门面老街，高高的台阶，大的场子，分布着塔，寺院，钟楼，魁星阁和戏楼。村镇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惟一要道，走过了多少商贾、军队和文人骚客，现还保留着骡马帮会会馆的遗址，流传着秦王鼓乐和李自成的闯王拳法。如果往江南岸的峭崖上看，能看到当年逃兵荒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